

牵挂，还是牵挂

走了，彻彻底底离开了。此时在重庆市忠县三汇，窗外的雨下个不停，水已涨起来了，今年长江流域面临着巨大的防洪抗洪压力。

我的情感总是来得慢点，去台湾时，直到踏上那片承载太多沉重争议的土地，才意识到离家很远很远，这儿空气中没有熟悉的麻辣，是一种遥远的微凉。也是离开太平洋包围，北赤道经过的土地，才发现早餐的冰饮和菠萝地远了。

其实在六月二十八日以前，通过交流会和告别餐已跟师长朋友稀稀拉拉分享过来台的感动。记得在合唱团庆功宴与朋友相谈甚欢，和学伴久谈直到“米六里”打烊，还有跟历史系师长姐吃期末餐（因为专业相同，相谈大快吾心），另外也单独和几个朋友约餐道别。虽然交流的过程中不免有很多不了解带来的无力感，但更多的是敞开心扉分享后的情感接纳。这才是台湾，于我有血肉的台湾，一个不是透过书籍、媒体角度认识的岛屿，而是有我情感依恋的台湾。

当初还蛮想到香港交换，但错失机会，而后到台湾也没有申请到免学费名额，我是蛮自卑与自责的。但是我不后悔选择了台湾，选择了中正大学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能全力支持我。这一行，我觉得自己更踏实了。

1

因为回到大陆便是四年级，面临保研和考研，所以在中正刚开始选课我就为选什么能转换学分而纠结。选好课紧接着就是听讲，除了大学部的课程，在研究所我还选了一门，旁听了一门。我很喜欢我的课：俊龙老师的课经得起回味；建俵老师博览博知；昭毅老师严谨亲切；志强老师优雅严格；秀蓉老师也是我的班导，她对课堂充满热情与希望的态度令我反思自己对为人师表的认知；雷公之博学，治学问之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；静云老师开放神秘的课堂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历史体验。中正老师让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，虽然平日课业压力重些，但老师总会针对做过的习题进行批改和讲解，课堂上也经常看到外系的同学，严谨开放的气氛有利于学生拓展纵深。我很感激老师在课堂上授予我等知识，更感谢他们引导我思考，思考历史的可能性与维度，让我有机会表达自己并不成熟的想法，甚至只是家长里短。每个人都有所局限，但应该看到自己，看到他人所长，这是人类社会前进之益菌。并且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局限，不会因为衰老和艰难放弃学习和完善自己。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
此外，我还听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课，中国共产党史、音乐鉴赏课、性教育课，但坚持得最久的是每周二早八的“婚姻与家庭”，这门课让我对恋爱、同居、结婚、婆媳、养育孩子、离婚等等有了个理论层面的认识。晓得了人类真正的情感需要是被信任、被尊重、被看重，爱情需要两个人相互信任、沟通，婚姻是两个家庭关系的建立，而婚姻的维持需要智慧、包容。因为家庭是一个群体的事情，是个人在外奋斗的情感物资援地，所以家庭组建要谨慎，家庭守护需要每个成员用心。

也有一些朋友认为我应该多走走，因为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毕竟有限。脚步言语能丈量土地的深刻，可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我选择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，而且能尽可能于浓缩分秒中接受思想精华的方式，也踏踏实实接触了一群同道人。

2

每每窗体中要填兴趣爱好，我老是会写唱歌、运动。来中正之前通过学校官网我就开始关注中正大学合唱团。询问学伴得知在活动中心一楼有合唱团的训练室，于是一个午后，我鼓起勇气，和“织音合唱团”结缘了。当第一次听他们唱意大利歌曲“VAPENSIERO”我被震撼了，当听到根据余光中的“乡愁四韵”改编的歌曲时，我几乎泪流，因为曲中的长江是

我最熟悉的牵念，可却是海峡这头求而不得的奢望，“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，酒一样的长江水，醉酒的滋味，是乡愁的滋味”。之后每周二、四下午七点到九点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活动时间，虽然我仍然会有迟到的坏毛病。五月二十九日，我们和中山大学扬韵合唱团联合举办成果发表会，虽然在中正热舞社的强势压力下，当晚我们的观众不足二十人，但是我们仍然用心表演，总共十一首曲目，有台语歌“最后的住家”，日语歌“生命之名”、“风的通道”，还有英文歌、中文歌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以前没有在一学期完成过这么多首歌，背这么多首歌，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有待进步，我要感谢织音让我的识谱能力提高了，感谢晓书老师带着我们欣赏到这么多好听的歌。

中正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很棒，硬件措施无可挑剔，而且馆藏图书丰富，一些古典文献如：《文献通考》、《通典》也可以借阅，还有超级舒适的观影区。平时我也会去体育馆健身房锻炼，但因为来台湾饮食气候不习惯，春假之后经历晕倒、牙龈发炎、结膜炎，隔三差五地去校医院或嘉义基督教医院，所以体育锻炼也没太有规律，常常想起来又去。有氧健身操课上，老师介绍给我们一个观念“身体是最好的健身器材”，即使没有大片的时间，利用睡前十分钟也是可以锻炼肌力的。所以是在台湾的经历，让我知道了饮食和锻炼对健康的重要性，体会到在异乡生病的无助。因祸得福，我结识了“橙堡”阿姨——我的恩人，在我晕倒那天像妈妈一样照顾我，喂我吃糖，给我叫救护车。另外在中正的泳池，我终于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游泳梦，虽然游得蛮菜鸟的XD。

3

相对于其他同学，我没有计划环岛，也没有去绿岛、金门、台东，我给自己制定的旅行比较偏重人文。一来是之前在东北师范大学，老师介绍过台湾的风土、古迹，自己觉得既然学历史应该先把它们看一看；二来时间不多，在中正的课程不算轻松；三是总觉得自然景观各有其美，还有机会观赏，况且五六月份的台湾已经热起来，外出容易变成小黑炭。

第一次出门是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伙伴一起，南下高雄，因为没做攻略，所以屁颠屁颠跟着做攻略的朋友，去了好多商业圈。那一次出游在青旅遇到一个读国中的妹妹，我们谈了很久。我当时还揣着“宝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”的想法，还以为台湾人会认可两岸的“同根同源”，即使是在现在这样一种复杂局面下。但是交谈中，我感觉到小妹妹对中国的漠然（这没什么，可以理解），但对中华文化的漠然，以及觉得两岸关系仅仅建立在必要经济往来上，让我觉得很伤心，很震惊。两岸的心何以走得这么远了？当晚躺在床上，我觉得我的三观在痛苦地重建，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管谁统谁，真不忍看到一个中国，同一片华夏文化上生长的人们会变得这么生疏。

后来去阿里山，去日月潭，了解到台湾丰富的原著民文化，以及现在台湾复杂的人群组成，发现台湾社会是深刻而复杂的，而台湾民众对于他们的民主、国家、政府也是颇有微词的。台湾缺少对大陆的全面了解，大陆何尝不是？必须承认让我思想矛盾得到调和的是课堂。在“中国历史名著选读”和“中国近代史专题”上，老师讲：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，自秦汉三国，辽宋金元明清，只要在中国大地上的皆可唤作“中国”。这一说法肯定我们在文化上的共通性。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产物，不管认不认同中国共产党，仍有一部分台湾人是认同“中国”的，哪怕他们将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视作最坏的结局。而且不正视台湾五十年日治历史，无法正确认识一个完整的台湾，唤其为“奴化”之众不善在拉大两岸心灵距离。无可否认，政治对于历史教育是有极大影响的，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是最好的证明，他们无所谓对大陆的野心，因为大陆对于他们来说太陌生，他们更关注美国、日本、欧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很少出现在他们的杂志、新闻中。少子化、就业压力、经济产业不景气、扑朔迷离的两岸关系，使同我一样大的台湾人对未来感到迷茫，相比政治，青年人更关注如何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有一个幸福生活。

4

在台湾，除了名山名景，我觉得在民雄乡之类的小地方走走也是不错的。路边的关公土地庙，可以看见台湾深入民众生活的信仰，透过这些细节也能感受到两岸文化的相通。不过越是这样，越是感伤，文化大革命让千百年来在民间形成的宗教信仰被通斥为四旧，无神论、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，以至于人无所信仰、无所畏惧。但农村人并不会了解马克思、恩格斯说了什么，听的是人家解读的马克思主义，谓之“中国特色”。在经济迅速发展与文化精神相对滞后的落差中，中国人也在寻找一些消失的精神寄托，比如传统文化中的“家国”观念，追求小家幸福是大多数中国人学习工作的目标，大家的安定富裕是中国人高尚的梦想。

另外和一些台湾本土人交流，也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想法。一次去南故宫，车上司机大哥询问我大陆的公交是不是用手机支付，他对大陆的“支付宝”等网络经济形式比较感兴趣，言语中流露出对蔡政府的不满意，他提出只有统一，台湾经济才能发展，我听着也在思考他是站在什么样的出发点主张“统一”。在台北公交上遇到一位阿姨，她一听到我们是大陆的便说“你们现在太强了，变化很大。但是你们太坏了，用炮对着我们”。阿姨从事“闽南语”教学工作，也曾到过厦门，下车之前还友好地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。这是刚刚来台湾便有的印象，热情、友善、真诚。而且全台垃圾分类回收做得很好，很值得大陆学习。

5

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哪个社会，贫富差距现象都是有的，台湾如此，中国大陆如此，日本美国欧洲也是如此。没有必要羡慕谁，立足本身情况，学习谋求改善是永恒的主题。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新文化史强调历史中的个体，说历史由小人物推动。我们在被影响改变，我们也一定影响改变着什么。作为青年交流使者，我们在向周边人讲述着我们眼中的中国，我们眼中的台湾，我们或许有偏见，但不放弃从细微处影响社会。我们希望通过青年人自由地交流，一点点化解误解。正是因为交流，与人的交流，与思想的对话，让我对台湾产生了马偕一样的牵挂，“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”啊！